

阅读,遇见更好的自己

田秀明

生活中的每个人,对于美都有着趋之若鹜的追求,希望在每一天能遇见更好的自己。美的形式多种多样,人的相貌是父母给予的,美与丑,我们无法改变,但一个人的气质之美、心灵之美却是可以改变的,这样的美一定是阅读带来的,书读多了,人的气质会是儒雅的,人的心灵会是纯洁的。

我们总是说,人生之路,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不断前行,只为遇见更好的自己。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审美角度,有些人追求的是相貌之美,有些人追求的是气质之美,也有些人追求的是心灵之美。无论哪一种美,其实都不必去苛求,阅读的时间久了,自然会在书中发现美,让自己美起来,遇见更好的自己。

古人云,“书中自有颜如玉。”作家毕淑敏也说过,“书不是胭脂,却能够使女人心颜

常驻。”所谓相由心生,一个人的相貌是由一个人的内心所决定的,在阅读的过程中,人的秉性和脾气会有所改变,当书中的一切美好在人的内心涌动的时候,也许不需要任何的修饰,人也一定是优美的。

人的气质代表着一个人的个性特点和风格气度,彰显着一个人的人格魅力。作家三毛曾经这样说过,“读书多了,容颜自然改变,许多时候,自己可能以为许多看过的书籍都成过眼烟云,不复记忆,其

实它们仍是潜在气质里、在谈吐上、在胸襟的无涯里,当然也可能显露在生活和文字中。”文字的力量是强大的,一个经常阅读的人,内心也会潜移默化地强大起来。这样的强大,浸透心脾,渗入灵魂,体现了一个人的气质,“腹有诗书气自华”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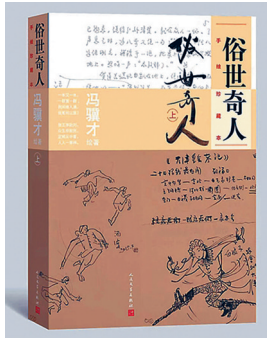
人生于世,如果有一个地方足以慰藉人的心灵,恐怕非浩瀚的书海莫属。有人曾经说过,阅读可以增智广才,可以励志修

德,可以怡情养性,是一种最好的心灵修复方式。多阅读能使人远离庸俗无聊,守住心灵的宁静与澄澈。一本书就如是一束温暖的光,让心灵追着光,飞向诗意与远方。

工作之余,忙碌之后,静静地捧起一本书,让指尖在泛黄的书页上轻轻拂过,聆听先贤的教诲,品味圣人的哲理,阅读的时光是温暖的,也是幸福的。在这样一段悠闲的时光里,让心静下来慢慢读懂自己,走出过往,遇见更好的自己。

荐读

冯骥才“俗世奇人”系列手稿、画稿首次集中亮相



近日,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冯骥才《俗世奇人:手绘珍藏本》(精装),完整收录“俗世奇人”系列,包括冯骥才在创作过程中保留的大量手稿、画稿。

这是在跨越30年的出版历程中,“俗世奇人”系列手稿、画稿的首次集中亮相,它们不仅记录了作者的创作思路和瞬间灵感,本身也极具审美和收藏价值,让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体验更多美好的艺术享受和创作妙趣。

冯骥才不仅是著名作家,还是一位负有盛名的画家。他曾说:“(俗世奇人)这些人物是从我脑袋里生出来的,我知道他们脾气禀性,挤眉弄眼是什么样子。”在跨越30年的创作历程中,冯骥才随写随画,保存了大量“俗世奇人”手稿和绘画草稿。这些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如今一笔一画全部收于本书。

此外,冯骥才还亲自为本书精心绘制了20余幅精美彩墨插图,全新塑造了“苏七块”“刷子李”“蓝眼”“酒婆”等人物形象,全彩绣像,天真烂漫,意趣盎然,均以精美四色工艺印制,收录于《俗世奇人:手绘珍藏本》。

本书设计精致美观,用纸考究,是品读、收藏、赠友的上佳选择。本书首发期间,还随书赠送读者6张限量版“俗世奇人”收藏纪念卡片。

读长篇小说《铜行里》:富有传统底色的沉稳之气



从文学履历上看,作家老藤属于一开始写作便有着明晰而坚定的文学理念和美学追求的作家。新时期以来,各种文学潮流翻新更迭,阅读趣味的个性化和文学生态的多样性,构成了当代文学灿然而斑驳的文学景观。“变”成为常态。而老藤笃定地沿着经典现实主义一脉写下来,耐心用地用扎实、干净的笔法状写脚下的大地、身处其中的生活,把那些目光所及的面容和风景妥帖地安放在一个朴素、丰盈、好看的故事之中,而雅正蕴藉的中国传统美学也就隐身在文字的行间与故事的缝隙之中。

将长篇小说《铜行里》(作家出版社、沈阳出版社2022年4月出版)置于老藤的文学履历中不难发现,这部作品延续了他小说注重故事性、文化底蕴厚重、善用传统意象等共性特质,又在钩沉城市历史、挖掘传统文化精神等方面进行着新的拓展与尝试。老藤的小说与他切身的的生活经历关联密切,即使是行使小说天然的虚构权利,也严谨地遵循细节真实的规则,这也构成其创作鲜明的在地性与及物性。《铜行里》是对他工作多年的沈阳近代城市历史的全景扫描。作品取材自始建于清朝皇太极年间的铜行胡同,以铜行胡同里富发诚石家、永和兴唐家、永昌号令狐家的兴衰与传承为主线,叙写了与铜器、铜行胡同相关的一百个人跌宕起伏的命运,在铜行变迁与个体命运的交织中折射出沈阳城的百年沉浮与文化底蕴。小说叙事时间跨越百年,中华民族百年的沧桑巨变浓缩于一条胡同的迎来送往、烟火生活中。

书深不知处

高玉霞

总设想,能有那么一段时间,坐在汗牛充栋、卷帙浩繁的书房,读得饱饱的,读得美美的,如饥渴的人趴在井沿,汩汩而出的泉水,流进干涸的喉咙,就那么在书香中,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觉得这是人生一大乐事。

人生忙忙碌碌,若有一隅之地,安放疲惫的心灵,那么沁寒的岁月,也会如同一朵迎春霜傲雪的梅花,开得清冷明媚。有书籍的地方,无疑就有书香;有书籍的地方,无疑就有挚友;有书籍的地方,无疑就有大把大把可以享受的无忧无虑光阴。

在静谧的书房,读季美林的文章《我的书架》,不觉间读得极好。季美林老前辈的每一篇文章,每一个词句,都值得我们去揣摩去体味,像细细吮吸一截甘蔗,每读一词一句,总能吮吸到一丝丝的甘甜,那甜甜让人回味,令人陶醉。

季美林在《我的书架》里写道:“我确实有个书斋,我十分喜爱我的书斋,这个书斋是相当大的,大小房间,加上过厅、厨房,还有封了顶的阳台,大大小小,共有八个单元。”“我兀坐在书城中,忘记了尘世的一切不愉快的事情,此时仿佛只有我和我的书友存在。窗外黛碧山水,丝丝垂柳,阳光照在玉兰花的肥大的绿叶子上,这都是我平常最喜爱的东西,现在也都视而不见了。”

原来如此,原来爱是如此,原来书籍的魅力如此!它用某种神奇摸不到的力量,将每一个爱书的人深深吸引。

我不知道坐拥如此浩繁的书城,会是什么样的感觉,与此相比,我

的书房就太小了。一个简易书架,装了许多看似无用的器物,土陶罐插满了满天星,陈年的松果,两三个我随手捡拾的鹅卵石,旧年的串红散着旧年的陈香,而在这中间的格子里,码得整整齐齐的就是我的书籍。我把在生活中发现的每一件挚宝与这些书籍为伴,显然,我的书房没有书深不知处,只有那么我常常翻的几本书——鲁迅的《朝花夕拾》,梁实秋的《雅舍谈吃》,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梭罗的《瓦尔登湖》,毛姆的《月亮与六便士》,沈复的《浮生六记》等,更有顾城的《花开如火,也如寂寞》,还有一些最近我比较喜欢的作家的书,常常陪伴在我的身边,与我在月冷风清竹木萧萧时,陪我低吟浅唱,拨动我生命的心弦。

季美林的书房之大,藏书之浩繁,着实令人羡慕,但这并不是重点,重点是老先生把一生的光阴都交付与了书籍,虽老先生常常因“只在此屋中,书深不知处”而窘态毕露,啼笑皆非,但是爱书之深,可见一斑。是以,读书之乐,不在藏书多少,而在于是否如掘一口清泉般,把一本书的水流源源不断地引到心田上来,来浇灌我们干涸的心灵,就如我的书,数量虽少,可它们就像一幅幅耐读耐品风景,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无论哪一个时刻翻来读,都会让人心旷神怡,如醉如痴,如邀一位挚友,在雨打芭蕉抑或是冬雪簌簌的夜晚,秉烛夜谈,围炉夜话。

“书深不知处”,如果可以,我也想在此屋,埋头苦读,废寝忘食,乐以忘忧,让我的心灵装得下清风明月,装得更广阔的世界。

书评

生态文明视角下的成长书写

——读儿童小说《秘境回声》

李东华 胡嘉

近年来儿童文学主题性写作已然成为热点,作品数量的快速累积,亟待儿童文学批评“入场”,梳理其演进轨迹、探讨其成败得失和新的美学可能性。大象出版社推出的“我的国家公园丛书”,取材于2021年我国正式设立的第一批国家公园,是对生态主题的一次样貌斑斓的文学呈现。其中,邓西的长篇儿童小说《秘境回声》(大象出版社2022年5月出版)以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为背景,对如何以儿童文学这个相对轻盈的文体去撬动厚重题材,进行了有力的艺术回应。对它进行切片分析,剖析蕴含其中的审美新质,窥一斑而知全貌,可以帮助我们体认儿童文学主题性写作整体上所能抵达的文学高度,研判未来跃升的方向与空间。

从《秘境回声》中可以提取出“成长”与“生态”两个中心词。这两个词在作品中叠加、重组,在相互缠绕、激发中完成了成长叙事中的“生态转向”,或者说是生态视野下的成长书写。这部小说的“成长”至少在三个方面展开,并巧妙地与生态意识的觉醒产生了密切的勾连,让生态保护的主题得到了自然、巧妙、不着痕迹地升华。

《秘境回声》首先聚焦了孩子们的成长。这是一条显在的贯穿始终的线索,也是作者笔墨最集中的着力点。少年阿钦在护林员父亲受伤后,主动承担起守护雨林、监测长臂猿的任务。事实上,阿钦寻找刚刚成年的长臂猿“刚子”的过程,也是他自我成长的过程。作者把阿钦的成长放置在大自然之中,处处从阿钦的眼睛中观察热带雨林,以诗意的、细腻的笔触写出了童心与自然相融时的清澈回响。大自然给予阿钦的启示与滋养是全方位的。他不但在这个过程中结识了小伙伴阿清,品尝到了友情的甘美,感受到了来自家人亲情的芬芳,也用小小心灵体味到了万物的有灵和美丽。他经常互换角色,站在长臂猿的角度去想问题:“也许那些长臂猿也会像他和阿清这

样,吊在树枝上远远观察人类的村庄。他望向山下:斜着、依次矮下去的绿色树梢,在风中摇晃,像海面泛起长长的涌浪,涌向山脚下的清朗村。”森林中那些像小飞毯一样的飞鼠、胸脯和尾巴长着宝蓝色羽毛的原鸡、燕尾凤蝶,脚趾透明得像水滴一样的树蛙……这些都让他产生了本能的喜爱并进而转化为反思:大山像个大篮子,里面装满了各种各样好吃的食物,可是人类拿得太多了,篮子就空了。阿钦朴实的、孩子气的思考来自长辈的教导,更来自孩子的心与大自然的一份天然的契合,来自自然万物的不言而喻。《秘境回声》正是在这一点上成功地避开了概念化、口号式的说教,让主题如盐入水一样融于灵动的文学表达中。

这部作品耐人寻味的另一条“成长”线,则对称于“明写”孩子们的成长,“暗写”长臂猿“刚子”的成长。成年后的“刚子”不得不离家出走,在茫茫的大森林中寻找自己的同伴,以完成繁衍生息的使命。海南长臂猿目前仅存36只,曾经最少时只有七八只。我们可以想见“刚子”组建新家庭和族群的艰辛,这也凸显出两个孩子对“刚子”行踪进行观测的意义。“刚

子”在小说中始终神龙见首不见尾,它曾被阿钦的镜头捕捉到模糊的跳跃身影,但从未清晰地显露过真容,仿佛它和阿钦在玩一场捉迷藏游戏。这样的叙事策略增加了小说的神秘感、悬念感,没有露面的“刚子”反而更加牵动读者的心。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一种完全去人类中心主义的理念,人与万物和谐共处的理念在故事的字里行间生发。

《秘境回声》隐藏在最深处对“成长”的思索,表现在对爷爷、父亲直至阿钦阿清三代人生态理念转换的深度发掘。小说写到爷爷辈的人“靠山吃山”,他们曾过度砍伐林木,也曾猎取长臂猿,这些行为都是造成今天很多野生动物陷入困境的原因。小说的高明之处,在于它并不否定人类生存的合理需求,批判的只是人类过度向自然攫取的行为。在写到清朗村村民们最终愿意为保护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而全体搬迁的时候,作者没有忘记书写这一份生态责任里所包含的对故土家园天然的爱,以及在这个告别里所蕴含的浓浓乡愁。

事实上,包括《秘境回声》在内的这套

丛书能够成功的秘诀之一就是选择的作家,他们都是生活在这些国家公园所在地的原住民。换句话说,这些国家公园就是他们的故乡。正如这套书的主编徐鲁说的:“他们都在小说创作中充分调动且融入了各自的童年记忆、生活积累与真切的体验。与其说他们是在创作一部国家公园题材的小说,不如说他们是在为各自新时代的乡土家园书写‘志’与‘传’,是在抒写自己家乡的山河之美和时代之变。……热带雨林的物候变化,五指山少年和他们的祖辈、父辈,对一代代人和生灵赖以生存的这片雨林的敬畏与守护,尤其是对珍稀的灵长类动物海南长臂猿的守护,在小说里如数家珍一般,被描述得活灵活现。”

正是因为作者有着深切而丰富的经验,《秘境回声》才能以丰沛的细节、饱满的感情和丰饶的动植物知识托举起厚重的主题,让孩子们在文学的审美中更深刻地理解保护国家公园,实现全民共享、世代传承、永续利用的重要意义。从这个层面上说,《秘境回声》本身也是儿童文学主题性写作的一次“成长”。

书香润心田

佚名撰